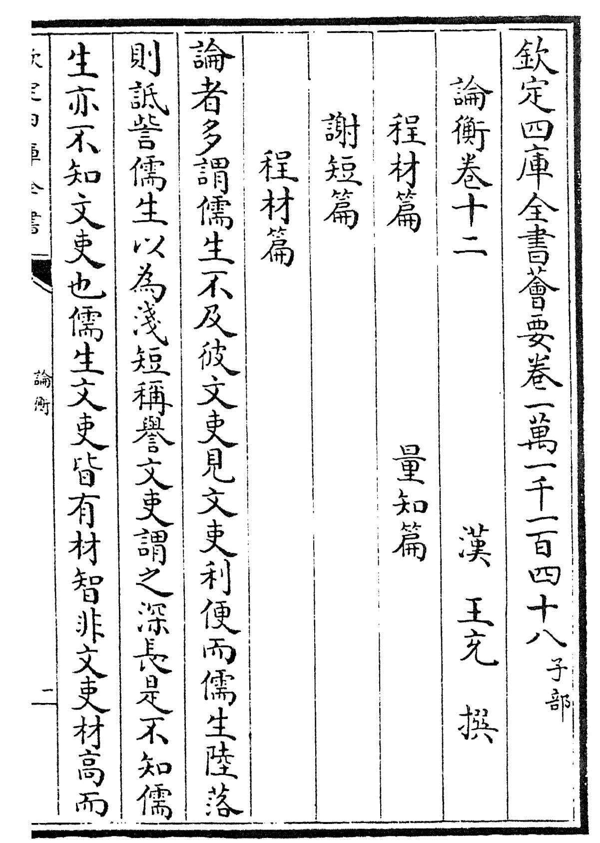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八 子部

論衡卷十二

漢 王充 撰

程材篇

量知篇

謝短篇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為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

儒生智下也文吏吏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為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為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

立將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為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已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

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勑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為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為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賁育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賁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

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閥閱所能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

佚於朝廷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修義輒為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為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恥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洎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不及

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
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
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
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
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
義理略具同趨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
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徇今不顧古趨讐不存志
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

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為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為異事詭手暫為卒睹顯露易為者猶憒憒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為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

不能達志不有為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為幹吏以朝廷為田畆以刀筆為耒耜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賔客也賔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賔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

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為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為能知賔客以暫為固不知儒生以希為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為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為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

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為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為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

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為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洿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

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剌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為禹決江河不秉钁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钁鍤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為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

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擿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頡出溢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辯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為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

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為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劒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為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

府員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賫錢百並為賻

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為富人饒羨
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為財貨貧富皆若一
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為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
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胷中之藏尚多奇餘不知
之者以為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
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
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
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

粟之謂也恒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修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姦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為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為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禄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胷無仁義之

學居位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飡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飡人之祿故曰素飡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黙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飡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郤為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

用侵漁徇身不為將貪官顯義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飡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為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札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廷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為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牆壁

也屋廡則用斧斤牆壁則用築鍤荷斤斧把築鍤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𥁞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牆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為官作刀筆斧斤築鍤鈞也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祿文吏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為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溢哉其身

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奇也蒸所與衆山之材榦同也代以爲蒸燻以火烟熱究浹光色澤潤焫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刻錦之未織恒繇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斵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

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為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為米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米未為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

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眾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未更鑪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槧析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為器用況人含

天地之性最為貴者手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廷植笮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鐮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穀麤穀麤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廷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斲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埳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

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遏文書不失分銖有司之陳籩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飯黍粱者饜飡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為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廷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何為政子産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

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胷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柰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

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為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為短不悟於己未足論衡訓之將使憭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闇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

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

經所當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為遠秦則漢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為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訖今幾載初受何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問

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為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温故知新可以為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為尺籍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為貴也事不曉不以為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為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

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内女子壞老屋得易一篇名為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旦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在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

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内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

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葢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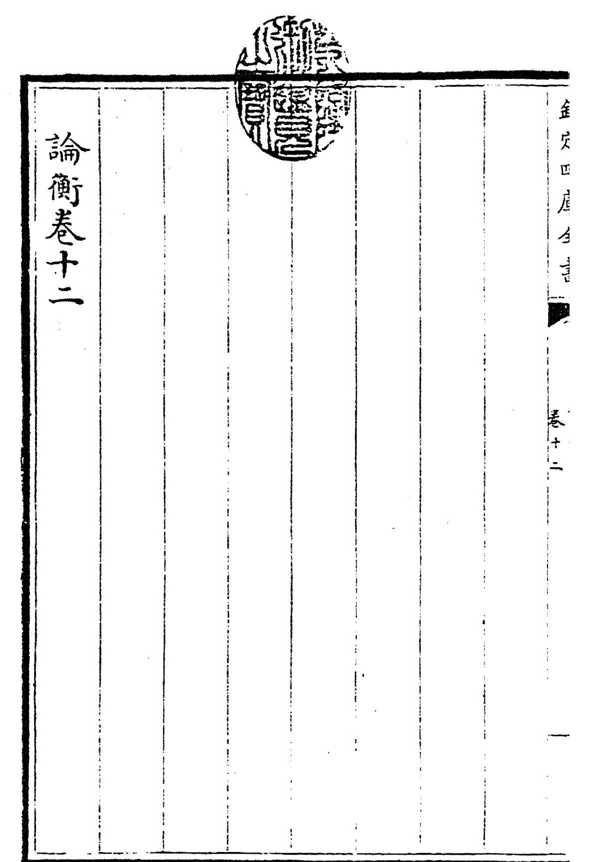
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
名春秋乎制作以為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為儒
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皐陶作獄必將曰皐陶也
詰曰皐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文
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倉令
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為父上書言肉刑壹
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象刑非
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肉

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别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别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咎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

將囙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為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臈何帝王時門户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户何旨挂蘆索於户上畫虎於門闌何放除牆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丞長史何制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

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裹上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為善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説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五何故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草於腰佩刀於右舞劒於左何人備著鉤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

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剥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鄉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淺畧不及偏駮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貢生臣王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九　子部

論衡卷十三

漢　王充　撰

効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

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

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

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

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為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一有口字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

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説舉鼎不任絶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胷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絶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説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絶脉氣滅也顔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顔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膈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絶書五

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胷中之才茂一有無字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為功

有力無助以力為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決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

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太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深何時得達奚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冐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

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

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嚥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

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葢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塠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礚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菰瓠不能傷篠

簵之箭機不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簵簵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芒瓠魯縞不穿傷馬望斬旗穿草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絶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絶不抗自衒者賈賤不讐帑諸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

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酈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酈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

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畀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内内中所有柙匱所羸縑布絲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内内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為形通人胷中懐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猶貧人之内徒四壁立也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

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黄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為可榮非徒練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黄曰盲耳不聞宫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為閉闇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為閉闇甚矣此則

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

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别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為是何須

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為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牎啓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牎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牎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胷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

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壙穴臥造黄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

地春秋薄社周以為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糅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胷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為能知味也耕

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

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褒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

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空器在厨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醯土釜之甌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胷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鬬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

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鬬必勝之策也故劒伎之
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
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
以改政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之知
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
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
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

故能立二事之説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沉臺台子産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膺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刀字）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録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照然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

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法祖脩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末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禀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卧腹為飯坑腸

為酒囊是則物也倮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闇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倮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胷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没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胷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

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官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為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喈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為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董仲綏知為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産公以編户之民

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説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子者經徒能摘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

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紲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為體内藏腁子如豆為身光明令

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紲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彊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説古今萬不耐一然

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胷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

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倜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

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為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

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胷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

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胷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殻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殻也實

誠在胷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畧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紲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

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

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徒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自根核推之也心思為謀集扎為文情見於辭意驗於牘商鞅相秦致功於覇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合從之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固國本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

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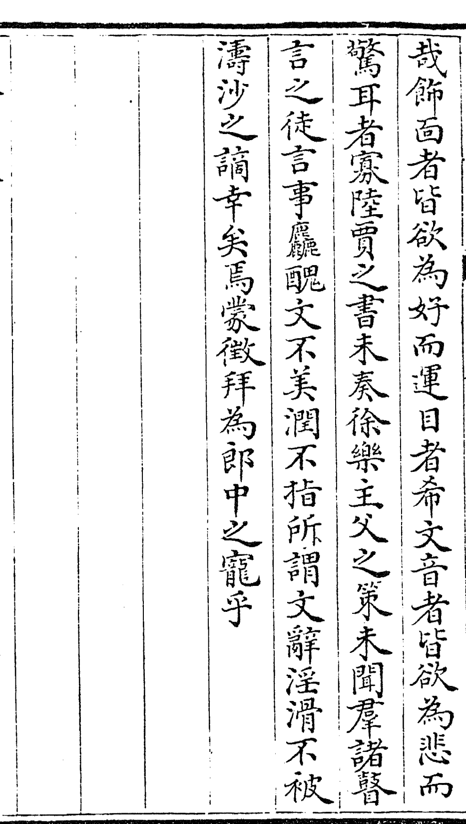
在州為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為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

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高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揚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

方多川而江河為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稗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為高明者為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

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為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

得不繫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
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
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焕炳陰雨日月
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
讀陸賈之書歎稱善左右呼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
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
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
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



哉飾面者皆欲為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瞽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譎幸矣焉蒙徵拜為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五十 子部

論衡卷十四

漢 王充 撰

狀留篇 寒温篇

譴告篇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

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著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蓍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員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駕馬同行驥

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胷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

闒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踝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非以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

生於高官而毁起於早位早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滞之留沉滞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揺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為變怪大器晚成寳貨難售者不崇一朝輙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

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

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猋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猋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猋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輙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

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為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為災麒麟為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鷲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鼃躍蹀於靈龜蛇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

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千將之劒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醯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為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一有能守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胷腹之內其重不徒船車

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已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禄素餐之謗諠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絶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温篇

說寒温者曰人君喜則温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胷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温渥盛雕物傷人夫寒温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胷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温則知胷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胷中之氣未必更寒温也胷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内之氣胷中之氣不為喜怒變境内寒温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

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為小發不為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

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愠恚愠恚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

日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温於風雲齊喜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内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温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温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紛紛亡秦之

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為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為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輙寒生一人而氣輙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

年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温氣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温然則寒温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温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温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為而謂寒温獨應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囹圄空虛然而一寒一温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温也何賞所施由此言之寒温天地節氣非人所為明矣人有寒温之病非操行

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為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

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
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
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
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
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
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
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
無為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

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
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
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
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
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為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
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
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從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
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

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温以隂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賞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温今日寒而明日温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温旦暘氣寒夫雨者隂暘者陽也寒者隂而温者陽也雨旦暘反寒暘旦雨反温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説亦未立也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為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災

異非一復以寒溫為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子乎災異為譴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

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勻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亨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為天譴告是其亨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論説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為温施賞違節賞

氣溫而天宜為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
是非令乃隨寒從溫為寒為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
之且大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為歷歷者適也
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大王不易季名而
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令刑賞失法天欲改
易其政宜為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令乃重為同氣以
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鼓瑟者
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

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
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
人君為誤非也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兹酒齊
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
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横悖長吏示以
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
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
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為驕商子可順為

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莫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為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為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兑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皃誇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

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涵者或教之薫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晃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温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以自寛董安於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已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

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為言間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寬惡也夫復為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以善駮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為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

況肯譴非為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反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宜讀為飄飄字）有淩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宫室楊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

非應之猶二子為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為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纆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俱倮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蘓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蘓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内如陸賈復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三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

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為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惡人為羣黨也如束罪人以詣吏離惡人與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令刑

罰失實不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於溫

一有寒溫字

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

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熯薪燃釜火猛則湯

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

為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為人君

為寒為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為

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

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

穀棄不藏夫為政教猶樹物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譴告之不改為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繫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譴告誅伐猶為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為譴告一有復告復字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

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徵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為轉為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反

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

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
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
天以人受終於文祖不言受終於天堯之心知天之意
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
之傳啟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
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
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
心在聖人之胷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

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